

西湖遊覽志餘

二十四之六

漢書門			
九	一	二	類
一	四	八	號
一	六	冊	架

內閣文庫			
九	一	二	漢
一	四	八	書
一	六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18	
冊數	16	(16)	
函號	292	5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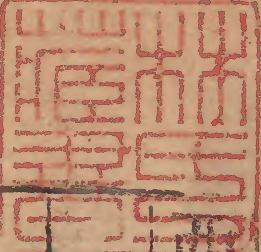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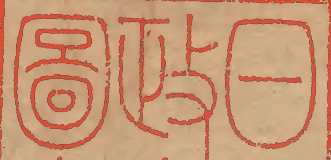
錢唐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委巷叢談

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者必市以供頗為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蟠溪釣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王大咲遂蠲其征

吳越王妃每歲歸臨安王以書遺妃云陌上花開可緩



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歌，含思宛轉，聽之淒然。蘇子瞻爲之易其詞，蓋清平調也。詞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長歌緩緩歸。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輦來。若爲留得堂堂去，且更從教緩緩回。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魯，猶歌緩緩妾回家。皇明夏與誠偕全息耘湖上暮歸賦詩，亦以緩緩歸爲結。其詩云：滾滾楊花兩岼飛，杖藜殊勝玉鞭揮。殘山剩水年年在，舞榭歌樓處處非。聲斷鷓鴣懷舊恨，情隨蝴蝶上春衣。前朝公子頭如雪，猶說當年緩緩歸。息

耘蓋宋時全后之裔也

錢鏐王嘗晝寢，湯沸於爐，一童子恐其驚寢也，以水沃之，令無聲。鏐適寤，見之，怒曰：是能窺我心事，遂殺之。忽見形於前，鏐懼，乃封爲臨安縣土地之神。

武肅王開國日，類役士卒，怨讟與焉。或夜書其門曰：沒了期，沒了期，修城纔了，又開池。王出見之，命書其傍。云：沒了期，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嗟怨頓息。蓋以恩典發其感激之心也，亦應變之智云。

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爲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

鷄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筭一人以責其負則諸
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
筭數已則以次唱而筭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筭
百餘獨其臣順中國不煩兵革而納土保家爲可取
耳

西湖開浚之績古今尤著者白樂天蘇子瞻楊溫甫三
公而已今考樂天集中無開浚奏狀意其時法禁寬
洪守土者得以便宜舉事不煩陳請而廷議亦不訾
之于瞻時既上疏於哲宗復具申於三省凡錢米工
役具有成筭然其時御史賈易已劾其科騷部內以

事遊逐雖廢格不行而宰臣未免有兩罷之請已不
及樂天時矣然考其興工則元祐五年四月二十八
日也踰日廼舉申奏猶有議事以制先發後聞之體
至楊溫甫時則又別矣先申巡臺藩臬俟其報可然
後敢白於朝下工部詳議之再俟報可然後興事終
以開除額稅未明廼以少京尹再署府事而竟以物
議罷官何其危也且樂天子瞻開湖時豈不廢墳墓
毀田廬而民怨不敢作卽作矣而糾察之吏不復以
法繩之乃溫甫興久廢無窮之利而卒隕其名嗣今
誰復有任事之人哉今去溫甫又幾四十年矣藩臬

長官非奉巡臺一錢不敢擅發况郡守者而敢云倡議開湖也世變之趨亦可嘆矣

開浚西湖不惟任怨抑且費財非有廉毅之才豁達之度者不能舉也惟平日嚴侵占之禁自可垂利於無窮迺今官府往往以傍湖水面標送勢豪編竹節水專芟芟之利或有因而漸築塍埂者寧念前人作者之勞耶杭歌有之十里湖光十里筴編筴都是富豪家待他享盡功名後只見湖光不見筴

西湖巨麗唐初未聞也自相里君韓僕射輩繼作五亭而靈竺之勝始顯白樂天搜奇索隱江山風月咸屬品題而佳境彌章蘇子瞻昭曠玄襟追踪遐躅南渡已後英俊業集昕夕流連而西湖底蘊表襮殆盡雖其時法禁舒假長民者得以適性徜徉而府庫充盈羨餘可舉閭閻康裕募化有資故寺觀日益且高僧真士又得與達官長者倡和逍遙故妝點湖山愈加繁媚乃今法禁嚴明動有掣肘爲吏茲土者上畏督察下惕誹議汨沒簿書修職救愆猶慮不給尚敢盤桓山水之間哉至於道院禪林日就崩廢緇黃之流服役追呼與氓隸等卽有募化之資無過升斗蓋盛極而衰亦循環之理也

西湖雖有山泉而大旱之歲亦嘗龜坼宋嘉熙庚子西湖水涸茂草生焉官司祈雨無應李霜涯戲作一詞云平湖千頃生芳草芙蓉不照紅顛倒東坡道波光瀲灩晴偏好邏者廉捕之遁不知所往

元至正間西湖冰合故老云六十年前曾有此異張仲舉賦詩云西湖雪後冰徹底行人徑度如長川風吹鹽地結陰鹵日射玉田生暖烟魚龍穴裏寒更縮鷗鷺沙頭饑可憐安得長冰通滄海我欲三島求神僊慶元初京尹趙師異請盡以西湖為放生池作亭池上求國子司業高炳如文虎為記高故博洽疾時文浮

誕痛抑之以此失士子心會記中有鳥獸魚鼈咸若商曆以興既已鋟之石本流傳殆不可掩改商為夏痕刻猶存輕薄子作詞以謔之云高文虎稱伶俐萬苦千辛作箇放生亭記從頭無一句說着官家盡把太師歸美這老子忒無廉耻不知潤筆能幾夏王却作商王只怕伏生是你噫臨文誤筆往往有之而謔嘲其師如此自來青衿之難馭也今寶石山麓止有王隨放生池記一碑而高文不存

湖中物產殷富聽民間自取之故捕魚攪草之艇擾擾烟水間夜火徹旦濱湖多植蓮藕菱芡芡之屬或蓄

魚鮮日供城市諺云西湖日銷寸金日生寸金蓋謂此也湖中多雜魚而鯽魚最美骨軟肉鬆不數鱗鱗獨無鱖魚蓋地氣絕產者正德中有魚黃而無鱗肉翅能飛一日冥雨飛至洋壩頭而墜舊時湖中產蟹林和靖詩云草泥行郭索又云水痕龜落蟹螯肥今湖蟹絕無蓋宋時禁採捕傍多葑田今直澄波徹底旦旦而攪之亦難乎其生育矣其螺蚌鰕鱸之屬生尤夥網箱交錯宋諺云南柴北米東菜西水今改西魚者蓋城中之水不藉西湖而魚產之富歲歲不減也藕出西湖者甘脆爽口與護安村同匾眼者尤

佳其花有紅白二種白者香而結藕紅者豔而結蓮瞿宗吉詩云畫閣東頭納晚涼紅蓮不及白蓮香者是也宋時聚景園中有綉蓮紅瓣而黃綠結實如飴兩角為菱四角為菱紅者皮薄而鮮美東坡詩云烏菱白芡不論錢烏菱老而沉泥者頗不佳且非西湖所有不若改為紅菱則於望湖樓景更切也芡名鷄壅亦曰鴈頭梁渚臨平在在咸有而湖產特佳香輿而粒大菱白本秋實惟西湖四時有之菱田之直可十餘金利倍禾稼遠湖數里則此種雖植不茂矣湖中蘊藻蘋荇諸水草牽風演漾彌蔓不絕土人取之

以供魚食歲計亦不下數百金也

杭州金魚宋初甚少至南渡始盛有之蘇子瞻嘗讀蘇子美六和塔詩有沿橋待金鯽竟日欲遲留不喻此語及俸錢唐從塔後觀金魚以為奇物投餌出之不食而沒始悟竟日遲留之意以為難進易退不妄啜食故今去子美四十年而潛泳如故可謂壽矣予謂魚之壽非以不食致然也數月不食則腹臃盡消頭恢尾削愧然歿矣金魚有鯽鯽食於澱鯽食螺現若餅餌之類則咸食之蘇子之見特偶然耳然鯽魚奈久以上性可伏故也南屏萬工池舊有金魚

子瞻詩云我愛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餼近者西湖金魚惟玉泉最盛大者長數尺投餌則競集焉吳山大井中有金魚數十頭父老云已一二百年自來無施食者無以寒泉陰竇仰蔽天日而至久不斃殆神物也宣德間大旱井涸人有取食者肉堅韌若麻筋然鄴侯井中亦有五色魚其源通西湖故孳乳日夥又與吳山井不同也金魚自有種程史乃言以紅虫飼之而致然非也

天竺桂子之說起自唐時然宋慈雲式公月桂詩序云天聖丁卯秋八月十五夜月有濃華雲無纖迹靈隱

寺殿堂左右天降靈實其繁如雨其大如豆其圓如珠其色白者黃者黑者殼如芡實味辛識者曰此月中桂子也拾以封呈好事者餘播種林下越數月移植白猿峰凡二十五株遂改回軒亭為月桂亭又張君房為錢唐令夜宿月輪山寺僧報曰桂子下塔遽起望之紛如烟霧回旋成穗散墜如牽牛子黃白相間咀之無味則桂子之落往往有之但人不識耳漢武洞冥記云有遠飛鷄朝往夕還嘗嚙桂子歸於南土南土月路固其宜也所以北方無之又本草圖經云江東諸處多於衢路拾得桂子北方獨無者非月

路也

大竺桂花秋來特盛非必種出月中蓋亦地氣使然也蘇子瞻中秋分桂贈楊元素詩云月缺霜濃細葉乾此花元屬桂堂僊鷲峰子落驚前夜蟾窟枝空記昔年破戒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鬪清妍願公採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桂漿之說起於楚詞殆亦今之桂花釀酒法耳而王子年拾遺記云魏有頻斯國人來朝壺中有漿如脂乃桂漿也飲則壽千歲豈非附會之談乎林可山山家清供有廣寒糕韓公望易牙遺意有桂僊湯近日杭

人造天香丸可以緘送寄遠吟邊酒所咀嚼一粒則香流齒頰之間清妙不可言狀

桂花有黃紅白三種而紅者特少宋時四明士人史氏者家有木樨變大紅異香因接本以獻高宗愛之盡為扇面仍製詩以賜從臣云穠入幽岩桂影團香深粟粟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

孤山梅花以和靖著名然白樂天去郡有憶杭州梅花因叙舊寄蕭協律詩云三年悶悶在餘杭曾與梅花醉幾場伍相廟邊繁似雪孤山園裏麗如妝踟躕遊騎心常惜折贈佳人手亦香賞自初開直至落歡因

小飲便成狂薛劉客二相次埋新隴沈謝妓二雙飛出故

鄉歌畔酒徒零散盡唯殘頭白老蕭郎則自唐時已

賞鑒於名公矣蘇子瞻有和楊公濟梅花三絕亦皆

西湖景也詩云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草抱山斜

盈盈解佩臨烟浦脉脉當壚賣酒家又云湖面初驚

片片飛尊前吹折最繁枝何人會得春風意怕見黃

梅細雨時又云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風月半橫斜

他年欲識吳姬面秉燭三更對此花更有紅梅臘梅

兩種子瞻紅梅詩云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

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

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
葉與青枝其種來自閩湘中故有福州紅漳州紅邵
武紅等號臘梅又名綠萼梅色黃白酷似蜜脾檀心
爲上磬口次之花小香淡以子種出不經接者又次
之子瞻詩有云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蕊檀心兩奇絕
高子勉詩云少鎔燭淚裝應似多藝龍涎臭不如只
恐春風有機事夜來開破幾丸書

和靖疎影暗香之聯歐陽文忠公極賞之而王晉卿
顧謂此兩句杏與桃李皆可用也蘇東坡云可則可
但恐杏桃李不敢承當耳黃魯直云歐陽公極賞下

和靖疎影暗香之句而不知和靖更有雪後園林纔
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
棄此賞彼也茗溪漁隱又云王直方愛林和靖梅詩
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以爲伯仲前句
然實非佳者殆猶一蟹不如一蟹耳善乎馬鶴窻浩
瀾有言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之句寫梅之風韻高侍郎李迪雪滿山中高士臥月
明林下美人來之句狀梅之精神楊鐵崖廉夫萬花
敢向雪中出一樹獨先天下春之句道梅之氣節

張澤民梅花詩云和靖風流百世長吟魂依舊化幽芳

已枯半樹風烟古。纔放一花天地香。不肯面隨春冷
暖。只將影共月行藏。懸知骨法清如許。傳得僊人服
藥方。又云。纔有梅花便自清。孤山兩句一條冰。問渠
紫陌花間客。得似清溪月下僧。雅淡久無蘭作伴。孤
高惟有竹爲朋。雪天枝上三更月。人在瑤臺第幾層。
榴花本名安石榴。而亦名海榴。白樂天天竺寺詩有
云。宿因月桂落。醉爲海榴開。又有孤山寺示衆僧詩
云。山榴花似結紅巾。容豔新妍占斷春。色相故開行
道地。香塵擬觸坐禪身。瞿曇弟子君知否。恐是天魔
女化身。武肅王鏐諱石榴爲金櫻。目茄子爲落蘇。今

時民間金櫻之諱無存。而落蘇之稱猶有知者。

宋時府治虛白堂前。有紫薇花兩株。相傳白樂天所植。
蘇子瞻守郡時。神宗嘗書樂天紫薇花詩以鏐之。至
是子瞻次錢穆父題詩云。虛白堂前合抱花。秋風落
日照橫斜。閱人此地知多少。物化無涯生有涯。又云。
折得芳蕤兩眼花。題詩相贈字傾斜。篋中尚有絲綸
句。坐覺天光照海涯。

瑞香有黃紫二種。有紫瓣而綠金者。蘇子瞻有次曹子
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花詩云。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
岑。骨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蒼筍

林紉爲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君持風霜節耳冷歌吟
音一逢蘭蕙質稍回鐵石心置酒要妍暖養花須晏
陰及此陰暗間恐致慳嗇霖綵雲知易散鷓鴣憂先
吟明朝便陳迹試著丹青臨今馬騰種最多大者名
錦薰籠

辛夷花鮮紅似杜鵑躑躅花俗稱紅石蒼者是也白樂
夫有靈隱寺紅辛夷戲光上人詩云紫粉筆含尖火
焰紅胭脂染小蓮花芳情鄉思知多少惱得山僧悔
出家又躑躅花詩云玉泉南澗花奇怪不似花叢侶
火堆今日多情惟我到明年無故爲誰開此二詩者

樂天詠物一時之作耳豈意遂爲湖山故實賓山劉
邦彥西湖詩云辛夷塢口春將老躑躅池邊雨弄晴
盡日無人過湖去黃鸝睨睨不停聲蓋聯白詩而用
之也

杜鵑花諸山皆有之而宋時菩提寺南漪堂獨盛蘇子
瞻詩云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瓊瑜鶴林兵
火真一夢不歸閨苑歸西湖

海棠有二種紅者貼梗粉紅者垂絲錢唐縣舊治有吳
越時羅江東隱手植海棠一本至宋元祐時猶存王
先之詩云江東遺蹟在錢唐手植庭花滿縣香若使

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

七姊妹花似薔薇。而七朵連綴楊。孟載詩云。紅羅鬪結同心小。七蕊參差弄春曉。盡是東風兒女魂。蛾眉一樣青螺掃。三妹娉婷四妹嬌。綠窻虛度可憐宵。八姨秦魏休相妬。腸斷江東大小喬。

鳳儂花有紅白紫數種。宋時謂之金鳳花。又曰鳳兒花。蒸懿李后之生也。有鸞鸞下儀之瑞。小名鳳娘。迨正位坤極。六宮避諱。稱曰好女兒花。搗其葉可以染指甲。爲紅色。瞿宗吉詩云。高堂不見鳳凰飛。招得儂魂慰所思。秋露庭除蛩泣處。晚風籬落燕歸時。金盆

夜搗聲相應。銀甲春生色更宜。好倩良工揮綵筆。寫成竹葉夾桃枝。此詩以夾竹桃爲鳳儂別名。其實夾竹桃自有木本。非草本也。其紅指甲詩云。金盆和露搗儂葩。解使纖纖玉有瑕。一點愁凝鸚鵡喙。十分春上牡丹芽。嬌彈粉淚拋紅豆。戲掐花枝鏤絳霞。女伴相逢頻借問。幾回錯認守宮砂。

石竹草品纖細而青翠。花有五色。婬媚動人。杜子美詩云。麝香眠石竹。又云。石竹綉羅衣者。是也。杭人多植之。盆盎間。林和靖有石竹詩云。麝香眠後露檀茵。繡在羅衣色未真。斜倚細叢如有恨。冷搖踈葉欲無春。

階前紅藥推辭客。籬下黃花重古人。今日含毫與題品。可憐殊不愧清新。又云青帘有酒不妨賒。素壁無詩未足誇。所重晚芳聊在目。可關龜色易爲花。深枝冉冉妝谿翠。碎片英英剪海霞。莫管金錢好行市。寂寥相對是山家。

吉祥草蒼翠如建蘭而無花。不藉土而自活。涉冬不枯。杭人多植。斃盜置几案間。王元章詩云。得名良不惡。瀟灑在山房。生意無休息。存心固久長。風霜徒自老蝶爲誰忙。歲晚何人問。山空暮雨荒。

玫瑰花類薔薇。紫豔馥郁。宋時宮院多採之。雜腦麝以爲香囊。芬氣裊裊不絕。故又名徘徊花。其似是而非者。名綠絲花。

木芙蓉一名木蓮。紅白二種。亦有先白而後紅者。名醉芙蓉。白樂天詩云。晚涼思飲兩三盃。招得江頭酒客來。莫怪秋無伴。醉物水蓮花盡木蓮開。

櫻桃一名含桃。月令仲夏羞以含桃。薦寢廟。註云。卽櫻桃也。然西京雜記載上林果木。列櫻桃含桃爲二種。蓋以形味有異而別名之歟。白樂天樟亭驛櫻桃詩云。南館西軒兩樹櫻。春條長足夏陰成。素華未實今雖盡。碧葉風來別有情。

山茶馬勝之間多有之有紅白二種其花有寶珠樓子
千葉單葉之分有一本而接爲數色者有早開而晚
落者楊廷秀詩云江南池館厭深紅零落山烟山雨
中却是北人偏愛情數枝和雪上屏風

蘭蕙同臭而異種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爲蘭一幹數
花而香不足者爲蕙杭州蘭蕙莖葉柔細生幽谷竹
林中惟春時取置盆盎間供一時清玩宿根移植膩
上多不活卽活亦不多開花其莖葉肥大而翠勁可
愛者率自閩廣移來非富貴之家不能有也自嘉靖
已來滿城皆植而市廛中亦有擔荷而鬻之者豈地

氣之遷易歟蘇子瞻在杭時有題楊次公春蘭詩云
春蘭詩云春蘭如美人不採羞自獻時聞風露香蓬
艾深不見丹青寫真色欲補離騷傳對之如靈均冠
佩不敢燕其蕙詩云蕙本蘭之族依然臭味同曾爲
水僊佩相識楚詞中幻色雖非實真香亦竟空云何
起微馥鼻觀已先通

牡丹唐時杭州無此種長慶間開元寺僧惠澄自都下
乍得一本謂之洛花白樂天攜酒賞之張處士祐題
詩云濃豔初開小藥欄人人園悵出長安風流却是
錢唐守不踏紅塵看牡丹至宋時漸多而獨盛於吉

西清志餘 卷之三十四
祥寺蘇子瞻通判杭州時有牡丹記叙一篇其略云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
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
作州人大集金盤綵藍以獻於座者五十有三人飲
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僮皂隸皆插花以從觀
者數萬人可謂盛矣近日杭州牡丹黃紫紅白咸備
而粉紅獨多有一株百餘朵者出昌化富陽者尤大
不減洛陽也

淳熙間范石湖著吳門菊譜云得自范村者為三十六
種史正志著吳門菊譜列二十九種二譜皆以黃為
首而白次之其雜色止胭脂桃花孩兒等數名而已
近日杭州品色甚多有千葉大紅萬鈴深紫雙絞純
白葺絲鶯黃二色銀臺者

枇杷白者為上黃者次之無核者名椒子蘇子瞻同劉
景文真覺院賞枇杷詩云綠暗初迎夏紅殘不及春
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其叙云院有洛花花時不
暇往故有魏花非伴之句

楊梅諸山多有之而烟霞塢東墓嶺十八澗臯亭山者
肉鬆核小味尤甜美宋時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庭
前多楊梅盧橘蘇子瞻詩云夢遶吳山却月廊楊梅

盧橘覺猶香。容有言。閩廣荔枝。無物可對者。或對以
西涼葡萄子。以為未若吳越楊梅也。可正平詩云。五
月楊梅已滿林。初疑一一價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
色比瀘南荔子深。則古人亦有舉而方之者矣。

杭州茶寶雲山產者名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者名香
林茶。上天竺白雲峰者名白雲茶。蘇東坡詩云。白雲
山下兩旗新。又寶嚴院垂雲亭亦產茶。東坡有僧怡
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戲作一律云。妙供
來香積。珍烹具大官。揀牙分雀舌。賜茗出龍團。曉日
雲庵暖。春風浴殿寒。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又嘗

遊諸寺。一日飲醞茶七碗。戲書云。示病維摩元不病。
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碗
茶。又南屏謙師妙於茶事。自云得心應手。非可以言
傳。學到者贈之詩云。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
昧手。怒驚午盞兔毛斑。打作春甕鷺兒酒。天台乳花
世不見。玉川風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續茶經。會使老
謙名不朽。蓋西湖南北諸山及諸扇邑皆產茶。而龍
井徑山尤馳譽也。劉邦彥謝龍井僧獻秉中寄茶詩
春茗初收穀雨前。老僧分惠意勤虔。也知顧渚無雙
品。須試吳山第一泉。竹裏細烹清睡思。風前小啜悟

諸禪相酬擬作長歌贈淺薄何能繼玉川劉士亨謝
璘上人惠桂花茶詩金粟金芽出焙篝鶴邊小試兔
絲甌葉含雷信三春雨花帶天香八月秋味美絕勝
陽羨產神清疑在廣寒遊玉川句好無才續我欲逃
禪問趙州

菌者鬱蒸之氣所發多生山谷竹樹幽潤之所白者名
玉蕈最貴黑者名茅蕈赤子名竹蕈皆下品也蘇子
瞻與參寥行智果園得黃耳蕈詩云老楮忽生黃耳
蕈故人無致白芽薑別有一種毒蕈形似而味美食
之殺人宋乾道初靈隱寺後生一蕈圓徑二尺紅潤

可愛寺主驚喜以爲珍品不敢食獻於楊郡王王亦
奇之曰是當爲王食奏進於孝宗詔以美味宜供佛
復賜靈隱寺蓋朝廷初不知其出於寺也復持至寺
盛之以盤經日頗有汁液沾濡兩犬爭舐之一時狂
死寺主大驚曰苟入天厨必遭誅戮亟瘞諸地蓋萬
乘所御自有神獲而楊王大貴人寺主不私口腹皆
得免意外之禍又有圓頭而細脚者名爲丁蕈元時
松陽楊渠南者滑稽士也與僧道元食丁蕈戲作詩
云頭子光光脚似丁祗宜豆腐與波稜釋伽見了呵
呵笑煮殺許多行脚僧

櫻櫚樹以絲自裹剥之可爲雨衣及細束之用有子生
膚毳中蓋花之方孕者名爲櫻筍密煮酸浸可致十
里蜀人以此饌佛蘇子瞻以櫻筍饋仲殊詩云贈君
木魚三百尾中有鶯黃子魚子夜叉割瘦欲分甘籜
龍藏頭敢言美願隨蔬果得自用勿使山林空老死
問君何事食木魚烹不能鳴固其理

杭州蓴菜來自蕭山惟湘湖爲第一四月初生者嫩而
無葉名雉尾蓴葉舒長名絲蓴至秋則無人採矣劉
士亨寄魏文靖公詩有云當代推公獨擅場李唐詩
句漢文章湘湖春晚多風味蓴菜櫻桃次第嘗宋

沈文通送施密學守錢唐詩有云湖山滿目舊遊在
何日從公醉紫蓴疑其時蓴或亦自越中來也聞之
溲人曰西湖第三橋近出蓴菜不下湘湖者

尚書故實云百越人以蝦蟆爲上味亦者皮最佳名錦
襖子范蜀公東齋筆記云沈文通守杭州禁民食蝦
蟆終三年人不敢食而蝦蟆亦絕不生及文通代去
禁弛而蝦蟆復生傅子翼鱗譜云杭俗嗜蝦蟆而鄙
食鱗時有農夫田彥升者家於半道紅性至孝其母
嗜海彥升慮其隣比窺笑常遊市於蘇湖間熟之以
布囊負歸已上載紀舛差皆不可曉蝦蟆形雖不典

然周禮亦嘗羞而薦之宗廟與羔兔同珍漢武帝欲
除畿甸以爲上林苑東方朔以爲此地土宜薑芋水
多蛙炙貧者家給則食蝦蟆者長安亦有之不獨越
人也至云不脫疥皮以爲佳品此又不情蛙皮腥韌
非可食者何越人之饒饕至此周時蠲氏焚牡鞠以
殺蛙鼃其法無驗未聞沈文通以何術之使三年不
不生也杭人最重蟹秋時風致惟此爲佳而云杭人
嗜蝦蟆而鄙食蟹此又何說至如歐陽公歸田錄又
云國初通判嘗與知州爭權有錢昆者杭人也其俗
嗜蟹嘗求外補人問所欲曰但得有螃鱉無通判處

足矣其所載杭俗又與傳子翼不同蓋聞見得於外
方者往往失真非土著者不能辯也

宋時陶穀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蝓蚌詢其族類
類忠懿命自蝓蚌至螿蟻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
謂一解不如一解也

杭人最重江魚魚首有白石二枚又名石首魚每歲孟
夏來自海洋綿亘數里其聲如雷若有神物驅押之
者漁人以竹筩探水底聞其聲乃下網截流取之有
一網而舉千頭者潑以淡水則魚皆圍圍無力或魚
多而力不能舉懼覆舟者則截網使去頭水取者甚

古詩云佳二水三水則魚漸小而味漸減矣瞿宗吉竹枝詞云菰芽抽笋棘花開不見河豚石首來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

菊莊劉士亨有詠猫絕句云口角風來薄荷香綠陰庭院醉斜陽向人只作猙獰勢不管黃昏鼠輩忙語涉訕刺幾不能堪不若劉潛夫詩云古人養客乏車馬今爾何功客不如食有溪魚眠有毯忍教鼠嚙案頭書語稍含蓄而督責亦露不若陸放翁詩云裹鹽迎得小狸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慚愧家貧策勲薄寒無毯坐食無煖廢乎厚施薄責而報者自愧矣又不若

劉伯溫詩云碧眼烏員食有魚仰看蝴蝶坐階除石風漾漾吹花影一任東風鼠化鴛真可謂語達河空法禁不張而姦宄自化信乎王佐之才也

去禁不盡而遂決自以計乎王世之木也
風氣漸如并深一卦東風扇少驚其何謂
權前盛結云樂耶真員食百集何香職樂坐

西湖遊覽志第二十五卷

錢唐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委巷叢談

石林葉少蘊言刻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
汴京比歲印板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建多以柔木
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然則建本之濫惡
蓋自宋而已然矣今杭刻全不佳○國初蜀尚有板
差勝建刻今建刻益下去未樂宣德間又不逮矣唯
今日蘇刻稍工然則技藝工拙豈真為地勢所分不

過習俗使然耳杭人作事苟簡重利而輕名但顧眼底百工皆然而刻書尤甚板之老嫩不均一也燥濕異性二也厚薄異體三也板不宿漚而取辦新材易瓦易裂四也刻手工拙淆雜都料藉拙者以多尅頭家錢五也其他瑣碎料理不周則奸僞百出此杭刻所以不佳也知其弊而經心焉卽宋刻亦可得而何分蘇杭哉

金箔銷金之尤者上供之外非嚴禁不可乃今民間首飾衣袴器用文軸棖題多用塗畫歲糜不貲大中祥符間杭州周承裕私鍊金爲箔鄭仁澤市千枚轉鬻他州事敗全家徒配轉運使陳堯佐言仁澤情同罰異不可懲奸乃定轉賣者減造者一等著爲令此法似可援引而奏行於今日者也

杭城多火宋時已然其一民居稠比竈突連綿其二板壁居多磚垣特少其三奉佛太盛家作佛堂徹夜燒燈幡幢飄引其四夜飲無禁童婢酣倦燭燼亂拋其五婦女嬌惰篝籠失檢宋朝建都城中大火二十一度其尤烈者五度紹興二年五月大火頃刻飛燔六七里被災者一萬三千家六年十二月又火被災者一萬餘家嘉泰元年辛酉三月二十八日寶蓮山下

御史臺吏楊浩家失火延燒御史臺司農寺將作監
進奏文思太史局皇城司法物庫及軍民五萬二千
四百家綿亘三十里凡四晝夜乃滅其時術者言年
號嘉之文如三十五萬口泰之文如三月二十八又
都民市語多舉紅藕二字藕有二十八絲紅者火也
皆爲識云嘉泰四年甲子三月四日糧料院後劉慶
家失火延燒糧料院右丞相府尚書省中書省樞密
院左右司諫院尚書六部南至清平山萬松嶺和寧
門西及太廟三茅觀下及軍民七千家二晝夜乃滅
紹定二年辛卯大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

廟亦不免城市爲之一空

辛酉之火烈焰滿城而吳山上一老翁家獨存翁平日
誦經樂施火起之夕以老憊不能跬步遣兒與婦令
亟走兒婦竟不恐相捨同處烈焰中舉家昏睡庭有
葡萄架亦不焚灼明爲神物護持也其時杭人稱積
善而免禍者必曰葡萄架云又有馬將仕者居壩頭
亦好施與其時火逼諸丐者爭爲搬挈家資火息盡
以還主馬甚喜將厚勞之丐者曰報公平日之恩耳
敢重費乎皆不受且羅拜而去

紹興丙子六月臨安火先是周必大任和劑局門官適

乳媪姚病甚占之其繇云藥不觸痾財傷官磨因於六月盍析安和未幾姚果卒必大深以六月爲憂迨晦日以爲無恙矣同僚舉酒相慶宴畢而火隨作所居在漾沙坑與運屬王氏者連棟王夜醉奏圍其婢插燈於壁首焚必大之居僅以身免時臨安帥韓仲通知火自王氏而王之妻弟馬舜韶方爲御史畏不敢問執必大及鄰比五十餘人皆下獄奏行三省勘會必大問獄吏曰失火延燒在律云何吏曰當徒必大曰我以一身承之以貸鄰比罪居何等吏曰法止除籍爲民耳必大嘆曰人果可救吾何吝一官且財

傷官磨占繇定矣遂自誣服竟落職依其婦翁王彥光於廣德彥光前夕夢里人掃雪云迎丞相明日必大至彥光嘆曰失職子寧應夢耶頃之彥光強必大赴宏詞科必大以未曾經意辭彥光激曰君懷安耳必大不得已怏怏入行都值秦檜死高宗更化湯鵬舉知貢舉試法甚嚴而必大首捷馴登台輔人謂救人陰德所致云

嘉太四年火及太廟寧宗避殿下詔自責右丞相陳自强等上表請御正衙曰沴雖作於鬱攸咎實由于黎獻諱諱出出本微豫告之妖業業競競自秉謙光之

德赦百辟瘵官之罪下十行責已之書萬家賜予之
有差民無胥怨九廟尊崇之如故神罔時恫顧黼座
之猶遷在蒼生其何賴願仍舊貫出視外朝詔不許
又上表曰災降于天應從其類燬西都之白鶴蓋因
貴近之遊藝北寺之黃門乃示極陰之變上帝警具
察之失聖君非逸德之招與其側席以焦勞孰若宅
尊而廢置猶不許又上表曰惟我宋之開基應心星
而尚赤闕伯配炎精之祀既主千辰商人測舊彙之
生每由於火在數雖迷於已定弭災惟取乎交修就
令入奏延英曷若會朝北禁詔乃許之其詞雖謏佞
而葩藻駢驪亦可紀也

辛卯之火太廟俱灰而韓侂胄府獨全蓋殿帥馮時力
爲撲獲耳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
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其時權
臣之威加天子一等矣

元至正辛巳暮春江潮行省平章政事執理瓦台衣紅
服入城之任兒童謠曰火殃來矣明年壬午四月一
日大火自昔所未聞也數百年浩繁之地一旦凋敝
矣

東坡仇池筆記云杭人喜食鷺日屠百鷺予自湖上夜

歸屠者之門百鷺皆號若有所訴鷺能警盜亦能却蛇有二能而不能免死又有祈雨之厄悲夫嘉靖十五年侍御張景按浙中令巡官日報屠鷺之數大約日屠一千三百有奇而官府民家公私燕會皆不與焉較之宋時又加十倍矣

古之所謂庾詞卽今之隱語也而俗謂之謎人皆知其始於黃絹幼婦而不知自漢任舉曼倩時已有之矣至鮑照集則有井字謎杭人元夕多以此爲猜燈任人商略求樂初錢唐楊景言以善謎名

成祖時重語禁召景言入直以備顧問今海內佳謎

甚多不獨杭州有也其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又云重山復重山重山向下懸明月復明月明月兩相連一字謎云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止宜在下賀資二字謎云目字加兩點莫作貝字看貝字欠兩點莫作目字看門字謎云倚闌干東君去也睡花間紅日西沉閃多嬌情人不見悶淹淹笑語無心木楔謎云我本無名因汝有名汝有不平吾與汝平木楔者婁卓之具杭人市語謂之恰好日謎云晝時圓寫時方寒時短熱時長又云東海有

一魚無頭亦無尾除去脊梁骨便是這箇子染布霞
頭謎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縛見姓
自分明持棋謎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
敢先是以無所爭是以能入於不死不生字點謎云
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四箇在縣三箇在州
村裏只在村裏市頭只在市頭印章謎云方圓大小
隨人腹裏文章儒雅有時滿面紅粧常在風前月下
金剛謎云立不中門行不履闕儼然人望而畏之斯
亦不足畏也已蜘蛛謎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
歲之玄之又玄又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柱杖謎云用之則行舍之則歲惟我與爾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焉用彼木屐謎云可以托六尺之孤可
以寄百里之命遇剛則鏗爾有聲遇柔則沒齒無怨
蹴鞠謎云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樂然後笑人不厭其
笑墨斗謎云我有一張琴絲絃長在腹時時馬上彈
彈盡天下曲打稻枷謎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夾註書謎云大底不會說小底
小底常是說大底若要知得大的事須去仔細問小
底元夕燈毬謎云我有紅圓子治赤白帶下每服三
五丸臨夜茶酒下日曆謎云一尺長十二節兩頭冷

中間熟手指謎云大者兩文小者三文十枚共計二十八文水中石謎云小時大大時小漸漸大不見了或以為小兒顛門手巾謎云八尺一片四角兩面所識是人面不識畜生面接菓謎云斫頭便斫頭却不教汝死拋却親生兒却抱過房子又有以今人名藏古人名者云人人皆戴子瞻帽仲長君實新來轉一官司馬門狀送還王介甫謝安潞公身上不曾寒温傳又有以古詩賦敗弓云爭帝圖王勢已傾無八千兵散楚歌聲無烏江不是無船渡無羞向東吳再起兵無過山龍謎云一曲盤龍初展渴飲寒潭春暖雲

時噴雨簷前四海五湖皆滿

吳歌惟蘇州為佳杭人近有作者往往得詩人之體如云月子灣灣照幾州幾人歡樂幾人愁幾人高樓行好酒幾人飄蓬在外頭此賦體也而瞿宗吉往嘉興聽故妓歌之遂翻以為詞云簾捲水西樓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雲年少夢休謳且盡生前酒一甌明日又登舟却指今宵是舊遊同是他鄉淪落客休愁月子彎彎照幾州如云送郎八月到揚州長夜孤眠在畫樓女子拆開不成好秋心合着却成愁此亦賦體也而黃山谷之詞先有之你共人女邊着子爭知

西泠志餘 卷之三十五
我門裏挑心是也如云約郎約到月上時看看等到
月蹉西不知奴處山低月出早還是郎處山高月出
遲此詞雖淫奔然怨而不怒愈於鄭風狂童之誦如
云高山頂上鶉鴝啼聞說親爺娶晚妻爺娶晚妻猶
自可前娘兒子好孤凄此與體也如云畫裏看人假
當真攀桃接李強爲親郎做了三月楊花隨處滾奴
空想隔年桃核舊時仁此比體也有守一而終之意
外方人嘲杭人則曰杭州風蓋杭俗浮誕輕譽而苟毀
道聽塗說無復裁量如其所有異物某家有怪事某
人有醜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身質其疑皎若目覩

譬之風焉起無頭而過無影不可踪蹟故諺云杭州
風會撮空好和反立一宗又云杭州風一把蔥花簇
簇裏頭空又其俗喜作僞以邀利目前不顧身後如
酒攪灰鷄塞沙鶩年吹氣魚肉貫水織作刷油粉自
宋時已然載於癸辛雜識者可考也

杭人以冬夏二至後數九以紀寒暑云冬至後一九二
九招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感栗四九三十
六夜眠如鷺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五
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頭擔八九七十
二猫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夏至後一

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水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帶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墜

陸放翁嘗問高似孫曰比在都城見綵帛鋪榜曰翠色真紅殊不曉所謂紅而曰翠何也似孫曰嵇康琴賦曰新衣翠燦纓微流芳班婕妤自傷賦曰紛翠燦兮紈素聲翠燦取鮮明也東坡牡丹詩云一朵妖紅翠欲流蓋取鄉語放翁擊節大喜

自元豐制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汴京時有語曰吏勲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襍袴刑都比門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駕幸臨安喪亂之後士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倍平時賄賂公行冒濫相乘軍餼日滋賦歛愈繁而刑獄亦衆故吏戶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饒它曹寂寞彌甚吏輩又爲之語曰吏勲封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啖齏吃麪兵職駕庫齧薑呷醋刑都比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生成餓鬼

杭州鄮侯祠有三漢書鄮音贊今亳州贊縣乃音才何

西法志卷之二十一
反而字書鄮字亦才何反云邑名作鄮而贊字亦云
邑名按班固十八侯銘云文昌四反漢有蕭何序功
第一受封爲鄮唐楊巨源丹鳳樓宣赦上文相公詩
云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鄮侯是此字有二
音顏注未必是也

宋朝王沂公歐陽公登第皆有三元之目沂公自鄉而
省而廷對皆第一歐陽則自鄉而監而省皆第一張
伯紀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內舍校定次上舍合格
次升補上等上舍皆第一釋褐之日徽宗嘆曰自來
止說三元今張綱五元矣遂除太學博士我朝惟淳

安商文毅公輅鄉試會試廷試皆第一文錦坊北所
建三元坊是也及公秉衡乙未科王文恪公整鄉試
會試皆第一廷試策又冠場輿議當第一而文毅公
顧抑之第三恐其軋已也

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二日嚼斗餘行倦
則倚市簷憇坐如堵墻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詔廩
之殿前司德壽欲見之遣詣北宮懼其聚民乃臥而
泛之河至聖僊橋專舟焉又江山寺有緇童眉長尺
餘來淨慈寺都人爭出視之喧傳禁中詔給僧牒寺
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沓炷香施資謂之活

羅漢皆非賤形之正近於人妖矣

曹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虱衆雛爭附火想當
訓誨間都都平丈我語雖調笑而曲盡社師之狀杭
諺言社師讀論語郁郁乎文哉訛爲都都平丈我委
巷之童習而不悟一日宿儒到社中爲正其訛學童
皆駭散時人爲之語云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郁
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曹詩蓋取此也吳敬夫一聯
云闌干首着先生飯顛倒天吳稚子衣亦得景況
杭人削松木爲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其銳名曰發
燭亦曰燂兒蓋以發火代燈燭用也史載周建德六

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爲業豈卽杭人所製歟陶學
士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批杉染硫黃遇
火卽燄呼爲引光奴今遂蕪貨者其名頗新

杭人稱四司六局蓋宋時官府貴家置四司六局各有
所掌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下街市每遇禮席以錢
倩之四司者帳設司厨司茶酒司臺盤司也六局者
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也祇
應慣熟不煩賓主之心今時雖無此名而禮筵率有
包辦咄喏而集他如珠冠禮衣方巾花扇綵轎盒擔
幃幙吉凶器具皆有置賃者猶行都之遺風也

世態炎涼緇流尤甚宋時杭州有丘浚者謁珊禪師接
 之殊倨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禮甚恭浚
 不能平伺子弟去乃問曰和尚接浚甚傲而待州將
 子弟乃爾恭也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
 搥珊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此言殊
 快人意

趙師弄尹臨安時有黠賊每盜人家必以粉書其壁曰
 我來也嚴捕久不獲而我來也之名喧傳都邑一日
 所屬捕至一賊云即是我來也勘鞫不承且無贓證
 其人久淹獄底詎料其固嘗為盜却非是我來

也今亦自知無脫理但乞稍疏刑具有白金數千藏
 保叔塔上可往取之卒疑其給已賊曰無疑但往寺
 作少緣事托點塔燈盤桓其上便可覓矣卒始試往
 果得金大喜入獄以酒肉犒賊越數日又曰有酒噐
 一甕寘侍郎橋下若令家人以籃盛衣洗橋畔取甕
 置籃覆以衣可得也卒又試往所得愈多復以酒肉
 相犒卒雖喜得財而未測賊意一夜賊謂卒曰欲暫
 出四更當復來決不爾累卒甚難之賊曰我固不負
 你設負你不來則我所遺足為爾失囚配罪之費有
 餘矣苟不從恐生悔吝無及也卒懼不得已遂縱之

去坐以俟之憂念間聞簷瓦聲賊已躍下卒甚喜復
桎梏之甫旦張循王府告云夜被盜府門上書我來
也三字趙尹撫案大驚曰幾誤此獄宜乎勘鞫不承
也遂以犯夜律杖出之獄卒歸其妻曰昨半夜後聞
叩門聲開視之一人以二衣囊擲戶內而去卒驚取
視皆黃白物也乃悟其夜賊盜張府之物以爲賂耳
賊竟逃命而趙尹終莫知其奸也

宋時都城內有人家土庫中被盜絕無踪蹟一總轄謂
邏卒曰恐是市上弄糊孫者試往脇之不伏則執之
又不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良人久覺無唾可吐

色變其伏鞫其由乃令糊孫自天窓而下取物或問
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驚懼者多無唾
可吐聊以試之幸中爾又一日總轄坐壩頭茶房有
一賣熟水人持兩銀盃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就
買取盃飲之總轄遙見呼語曰我在此汝不得弄手
段將執汝矣客慚悚謝罪而去人問其故曰此必奸
盜之魁也適飲水時以兩手捧盃蓋陰度其廣狹將
爲僞者以易之爾一日韓王府中失銀器數事掌器
婢被賊傷手府尹趙從善命總轄捕之乃執掌器婢
訊之具伏歸以白趙蓋婢與僕私乃竊器與之自以

刃傷手詐稱有賊以掩之趙問何以知自傷其手曰
傷在左手必自傷也以此詰婢中其情故不能諱也
輟耕錄言杭州人好爲隱語以欺外方如物不堅緻曰
憨大暗換易物曰糊包兒麓蠹人曰杓子朴實曰良
頭白懶髓言杭俗澆薄語年甲則曰年末語居止則
曰只在前面語家口則曰一差牙齒語仕祿則曰小
差遣此皆宋時事耳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語不
相通用倉猝聆之竟不知爲何等語也有曰四平市
語者以一爲憶多嬌二爲耳邊風三爲散秋香四爲
思鄉馬五爲誤佳期六爲柳搖金七爲砌花臺八爲

霸陵橋九爲救情郎十爲舍利子小爲消梨花大爲
朶朶雲老爲落梅風諱低物爲鞞以其足下物也復
諱鞞爲撒金錢則又義意全無徒以惑亂觀聽耳
宋時臨安四方輻輳浩穰之區游手游食姦黠繁盛有
所謂美人局以倡優姬妾引誘少年有櫃坊局以博
戲關撲騙賺財物有水功德局以打點求覓脫瞞財
貨有以僞易真者至以紙爲衣以銅鉛爲銀以土木
爲香藥變換如神謂之白日鬼有剪脫衣服環佩荷
包者謂之覓貼兒其他穿窬胥篋各有稱首至如頑
徒攔街虎九條龍之類尤爲市井之害今之風俗大

抵仍之而插號稍異白手騙人謂之打清水網夾剪
 衫袖以掏財物謂之剪綁撒潑無賴者謂之破落戶
 杭人言寧可曰耐可音如能可漢書楊越之人耐暑註
 與能同李太白詩耐可乘明月又耐可乘流直上天
 皆讀如能言人胸次不坦夷逞獨見以忤人者曰戾
 莫音如列挈漢書莫莫而無志節言人愚不省事者
 曰儻魏萬詩五方造我語知我非儻亦曰慙隋書
 袁寶兒多慙態得寵憐言人猶與不前猛者曰墨屎
 音如眉癡蘊藉不躁暴者曰眠姪音如緬忝出列子
 又皮日休反招魂上曖昧而下墨屎言人進退不果

曰佶儻音如熾臆司馬相如賤佗以佶儻柳子厚夢
 歸賦紛若倚而佶儻兮言事煩煩不易作者曰鄭重
 法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符命之意言人無用者
 曰不中用史記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怒曰吾將收
 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漢武故事上
 嘗語栗姬怒弗應又罵上為老狗言紛紜不靖曰海
 紅花蓋海紅花乃山茶之小者開時最繁開故俗以
 為喻詈人桀猾不循理者曰雜種晉書前燕載記贊
 曰蠢茲雜種奕世彌昌見人有不當意者曰嘴鼻金
 史宋破金泗州守將畢資倫不肯降繫獄十四年及

盱眙守將納合買住降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資倫見買住罵曰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未死不可乃作如此嘴鼻也言人聆言不省曰耳邊風杜荀鶴詩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作事助力曰阿瘡瘡武居時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民婦託衣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往救解之勝靜羞諱其事但忍痛不禁低聲唱云勝靜不被打阿瘡瘡衝寒而饑粟卒起曰痒癢韓退之鬪鷄詩殲毛各凜癡日光微暖曰温暾王建官詞新晴草色暖温暾白樂天詩池水暖温暾言已是如此曰隔是元

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問何人曰阿誰訛爲兀誰劉先主破成都置酒爲樂龐統諫曰伐人之國而樂之非仁也先主怒曰武王勝商前歌後舞旣而悔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曰君臣皆失言人有病曰不快華佗傳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又曰不耐煩庾炳之傳爲人強急而不耐煩俚語又言要不得蓋人有病則嗜慾不遂要喫喫不得要行行不得意義雖粗亦有可解遷居而鄰友治具過飲曰暖屋亦曰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言不潔曰麤糟霍去病麤臯闌下注云盡死殺人爲麤糟蓋血汚

狼藉之意也。詎人傭工曰客作。三國志焦光饑則爲人客作飽食而已。賤丈夫曰漢子。北齊書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女子及笄曰上頭。而娼女初薦寢於人亦曰上頭。花蓋夫人宮詞新賜雲鬟使上頭呼女子之賤者曰丫頭。劉賓客詩花面丫頭十二三。草木稗而初萼者曰始花。音如試月令桃始華。蟬始鳴。註皆去聲。言戲擾不已曰𦉳。音如裏。穉叔夜書𦉳之。不置稱善能營生者曰經紀。唐滕王蔣王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鄙人之庸賤微薄者曰家子。霍光傳任宣謂霍禹曰使樂

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言日間小食曰點心。唐史鄭修夫人云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言人作事無據者曰沒雕當。又曰沒巴鼻。蘇長公詩云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使奸邪。言人不通時宜者曰方頭。陸魯望詩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縑白紵衣。事相邂逅曰豆湊。蓋鬪湊之訛也。或言吳越風俗除日互擎炒豆。交納之且餐且祈曰湊投。殆此語所從出歟。事多褒貶曰包彈。蓋宋人以包孝肅多所彈劾故云。包彈畏憚之詞也。言人虛僞不檢者曰樓頭。蓋宋時何家樓下多亡賴。以濫惡物欺人。其時有何樓之號。樓頭

者蓋何樓之惡鬼也言人舉止倉皇者曰麀麀馬鹿
蓋四物善駭見人則跳趨自竄故以為喻又曰鼠張
猫勢亦此意也言人儀矩可喜者曰庸峭音如波峭
庸峭本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曲折俊俏之意也

杭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聲者如以秀為鯽溜以
團為突藥以精為鯽令以俏為鯽跳以孔為窟籠以
盤為勃蘭以鐸為突落以窠為窟陀以圈為窟樂以
蒲為鶻盧有以雙聲而包一字易為隱語以欺人者
如以好為現薩以醜為懷五以罵為雜嗽以笑為喜
黎以肉為直線以魚為河戲以茶為油老以酒為海

老以沒有為埋夢以莫言為稀調又有諱本語而巧
為俏語者如詬人嘲我曰溜了有謀未成曰掃興冷
淡曰秋意無言默坐曰出神言涉敗興曰殺風景言
胡說曰扯淡或轉曰牽冷則出自宋時梨園市語之
遺未之改也

元時薦橋側首有高樓八間皆殷當回回所居其娶婦
婚禮絕與中國不同雖婦女伯叔姊妹有所不顧一
日回回娶婦街巷之人肩摩踵接咸來窺視或攀緣
簷檻窻牖者踏翻樓屋賓主婿婦一時皆死此亦大
異事也郡人王梅谷戲作下火文曰賓主滿堂懽閭

里盈門看洞房忽崩摧喜樂成禍患壓落瓦碎兮倒
落沙泥斃都丁折兮木屑飛揚王山摧坦腹之郎金
谷墜落花之相難以乘龍兮魄散魂消不能誇鳳兮
筋斷骨折毳絲脫兮塵土昏頭袖碎兮珠翠黯壓倒
象鼻塌不見貓睛亮嗚呼守白頭未及一朝賞黃花
却在半餉移厨聚景園中歇馬飛來峯上阿刺一聲
絕無聞哀哉樹倒胡孫散阿老瓦倒刺沙別都丁木
楔非皆回回小名故俗音及之象鼻猶睛其貌也毳
絲頭袖其服色也阿刺其語也聚景園回回塚在焉
飛來峰猿猴往來之處也

宋時靈隱寺緇徒甚衆九里松一街多素食香紙雜賣
舖店人家婦女往往皆僧外宅也常有僧慕一婦人
不得其門而入每日歸寺必買臘脂果餅之屬在手
顧盼不已如是久之婦人默會其意語其良人設計
誘之漸至謔笑僧喜甚謂可諧矣婦人曰良人在柰
何僧盡捐衣鉢使之經商數日果見整裝剋日戒行
僧於是日到其家呼酒設饌獻酬交錯已而婦人曰
解衣就寢婦取其衣束之高閣忽叩門甚急婦人曰
良人必有遺忘而歸矣僧皇遽不知所爲婦曰有空
籠好避僧亟竄入籠中婦遂鑰之僧不敢喘動與夫

昇於遠路迨曉邏卒見之昇於官府啓鑰則一髡裸
體在焉京尹袁尚書笑曰是爲人所誘耳勿問復鑰
籠投諸江

靈隱寺僧明了然戀妓李秀奴往來日久衣鉢蕩盡秀
奴絕之僧迷戀不已一夕了然乘醉而往秀奴弗納
了然怒擊之隨手而斃事至郡時蘇子瞻治郡送獄
院推勘於僧臂上見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
今世苦相思子瞻見招結舉筆判踏莎行詞云這
秃奴修行忒煞雲山頂上持戒一從迷戀王樓人
衣百結渾無柰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

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判訖押赴市

曹處斬

宋時湖州一士人攜妻至杭訪親泊舟鹽橋河下士人
語妻曰我去借轎來迎汝我或不來當令轎夫持紫
衫來爲證汝可即來也士人去未踰時有一轎攜紫
衫至妻乃登轎而去入一寺中有少年指引曰官人
在此隨之而入深巷數曲有小室少年去巾乃僧也
婦驚呼僧以刃挾止之復引入一土窟階級深下七
八曲窟內方廣十丈許上有小窻透明窻外高坎坎
外堆石外疊高阜阜上復有墻窟中四壁以木板

裝設有椅卓床帳裊褥飲食之具先有婦女三十三人皆有姿色至夜有僧行二十餘人至此每數日則置宴歡飲群婦私相語多是宦家妻妾有居此數十年者老者病者則相次引去亦時有新至者蓋婦被引入寺先於別室住宿數日乃至此則襍然群通一日引一女子至年十四五群婦問之乃某太守全家候差臨安因觀燈於人叢中與婢相失被一士人引至此乃僧也在其私室宿十夜矣於是諸婦日夕切齒謀脫身無計每日有二三僧居守一夕止一僧守之婦問故云各僧送喪過海明日方歸群婦遂謀遁

有三四婦勇健者伺僧睡熟啓闕而出至窟外逾墻得達大路離臨安城五里一婦頗知路名訪問歸家陳告于府府大驚時孝宗內禪明日放赦府尹即部百卒捕殺僧衆焚其寺以群婦召主收領府尹至寺時衆僧方歸置宴窟中初亦眊然不察三婦之遁也湖州士人妻因得歸蓋其夫初在舟語妻時僧已瞰舟有美婦往來岸邊竊聞其語遂以紫衫并轎昇婦而去初有一婢隨行至郊外轎去如飛婢遂失後不知所往初府尹捕僧時詰其老者病者言引出皆殺之瘞于寺後掘出骸骨三十餘副金帛亦不貲云

宋時有士人候差臨安一日與妻聯輿出市井叢禱處
停輿市買轉盼間不見妻輿士人執輿夫至官推問
莫可究竟年餘忽有輿來門外乃其妻也云初被人
扛去時已非原輿夫矣約行數里入大門長廊下暗
室中出輿詢問官人輿夫曰且入內一僧迎之心疑
退步僧自後推之乃大呼僧挽拽而入曰此間是要
性命去處轉數曲入暗室扃閉甚嚴略無人聲雖鐘
聲亦覺甚遠坐久微覺明僧攜酒殺至憂忿不能飲
食每日兩次送飯暮則攜酒強之飲就同寢一日僧
出忘扃戶行出暗巷中遙望燈明甚遠至則觀音堂

長明燈也遂禮拜願再見天日解帕上金錢落索環
繫觀音身用指甲招觀音足上成川字文復回入室
月餘僧力疲意闌婦泣求歸僧曰到此本無出理念
爾本分又可商量一夕合之達旦天微明引出登輿
送至此也士人訴臨安府時趙師霁尹府值亢旱祈
禱明日行香集僧衆曰夜夢觀音感應凡遠近寺院
觀音皆請來此若此寺觀音有感當申請寺主加號
賜紫行童皆給度牒備榜遍掛明日輻輳迎至果有
身繫金錢絡索足有川字文者遂集合寺僧行會士
人妻於簾內窺認正本寺主僧也送獄推問承服戮

於市

高宗時趙待制子繡尹臨安府方留意元宵張燈甚盛
游人繁夥有亡賴子造五色印于人叢中印婦人衣
印文云我惜你你有我白衣用黑印青衣者用黃印
鬧市中殊不覺也次日視之方駭雖貴官良眷無
含羞點汙事聞於趙趙素以彈壓自負即命緝轄捕
索之督責甚酷捕者乞勿張皇更寬一夕可以計獲
趙許之即于牙僧處假數婢飾爲村婦出遊自後視
之至喧鬧處亡賴果如前所爲俱就執縛其爲首者
乃睦親宅宗子也素號攔街虎府尹以叔父行戒云

俟坐衙即押來不得言是宗子遂命左右以巨篋
之雖叫呼竟若不聞須臾榜死趙即自劾得旨放免
時人服其剛決云

柳洲寺側有花園曰清暉宋時慈福宮別墅也一璫守
之慶元戊午夏璫移舟乘涼垂釣園外聞僧房中有
婦人謔笑聲密覘之乃僧挾婦而嚙其頸也遣人物
色見肩輿在門詢之其僕云乃六房王中奉宅眷璫
翌日訪王問曰令閣昨到柳洲寺乎王曰家間有小
緣事躬往耳璫具白其事王驚怒驗其頸果然遂聞
於官府尹趙師弄逮僧得實乃僧訝其爽約而嚙之

僧坐徒婦人杖而離之

孫元規知杭州號爲神明有僧元夕市中炙頂求化施利山積公命捕得美女數人遂寘於法又有僧醉卧道上爲邏者所擒公問爲僧而飲何也對曰野性所嗜不能自禁與酒一壺一引而酹公令扶歸戒勿侵侮僧明日聲鼓登坐曰吾西域人也溷迹於此不幸爲此子所識不可復留跣趺而逝

紹興間崇新門外鹿苑寺殿帥楊存中郡王所建以處北地流僧一歲元宵婦女闐隘有將官妻攜其女入寺觀燈乃爲數僧邀入密室盛酒饌奉款沉醉殺其

母而留其女女亦不敢舉聲及半年二僧皆以事出女獨留室中倚牕見圃外一卒治地女因呼卒至牕語以前事托令往報其父卒如言而往將官密以告楊帥遂遣人報寺約來日修齋至日楊帥到寺僧行俱候見王命每一僧以二卒擒之搜出其女認二僧斬之毀其寺盡逐諸髡

至元十八年詔天下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謊道經盡行燒毀道士受佛經者爲僧不爲僧者娶妻爲民時江南釋教都總統永福楊璉真伽自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恢復佛寺三十餘所如四聖觀者昔之孤

西湖志卷之二十一
山寺也棄道爲僧者七八百人皆掛冠于上末福寺
帝師殿梁間而飛來峰石壁皆鐫佛像王元章詩云
白石皆成佛蒼頭半是僧鑑湖天長觀有道士爲僧
者獻觀於總統云賀知章倚托史彌遠聲勢將寺改
觀乞復原日寺額楊髡從其語真可笑也

元時臨平明因寺尼刹也豪僧往來多投是寺每至則
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主苦之於是專飾一寮以貯
僧以淫濫者供客僧不時之需名曰尼站寺內有宋
大德尼手書衆生自度佛不能度欲正其心先誠
母而對其妻取抱神以靜罪從心生還從心滅三十

二字

南宋時杭州人物湊集詐僞百端有富少年劉某者湖
州人攜資巨萬寓居城中聞鄰壁日奏音樂詢其店
主對曰此湖南張安撫宅眷安撫往蘇州勾當未回
又無正室亦無男子諸妾肆歡樂耳劉遂動念店主
穴壁隙令劉窺見諸妾皆妙色也劉詢店主欲造之
店主許諾云門婆處須得三百千方可入也劉如數
勿吝既往留連累日忽傳報安撫回矣劉倉卒不得
出匿床下安撫升廳諸妾以次拜訖備問家事一小
童曰侍郎出後一劉官人在此款宿尚在房中安撫

西泠志餘 卷之二十五 二二六
大怒索之以出劉拜伏請罪安撫怒罵書牒送臨安
府管家婆等再三拜懇不許劉窘甚請店主謀之盡
以所攜金帛贖罪入狀領劉歸別寓劉既罄然後訪
知其故乃店主瞰劉資貨之富謀集諸娼僞爲安撫
宅眷以欺之也訟之官竟無益焉又岳州方長隨父
通判寓臨安偶如廁忽小門中一女子捧水盥手延
茶方意娼家隨女子入坐閣中茶罷忽一婢倉皇報
曰官人來也方匿床下官人入閣少坐畧檢點而去
方出問女子此何人女曰此乃曾侍郎宅官人乃侍
郎妾乃直閣妾也妾慕官人少年故奉邀茶話耳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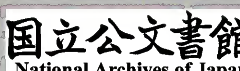
始驚非妓館急欲出女子強留與合未及綢繆忽一
嫗入室大聲叱罵群至捕縛將解官方驚跪求免遣
僕取金帛千緡求脫得釋翼日再訪之即無曾侍郎
宅此室乃會皇城空房有客僦之居月餘去矣

鹽橋富室李省者販鹽出必經年紹興元年省與同業
六七人出亘四年弗反且無音耗其家絕憂之有與
李善者謂其妻曰同業數客盡歸不應獨後得非墮
於非命乎宜往占之妻歷訪十數肆皆云不吉慟哭
而歸召僧建道場招魂掛服聞空中泣聲甚哀出視
之見李在渺茫烟霧間宛如存日詢問幼稚婢妾且

云賴汝薦拔獲離苦難明日妻買地造塚備極勞費
又一月李泛舟達江口原不死也黠鬼依人而見幻
徃徃如此

朱思彥淳熙初知臨安鈎校官物得押錄高生侵盜狀
其妻尤貪冒時高事上府先擒其妻置獄中高歸廷
詰之復不遜思彥怒并係之日加緝訊一夕丞定囚
二人泣訴言楚毒已極恐無生理丞惻然憐之會思
彥燕客未散遂破械使窺明日丞詣思彥言高爲胥
長而夫妻盜没且對長官咆哮誠宜痛治然又在囚
圍昨夜呼其名已困憊不能應竊便宜出之比至家

俱死幸不殞獄下不必彰聞其子亦願斂瘞矣失於
專擅情悚然思彥喜丞之嫉惡同已且處事委曲無
跡致辭謝迨反室復念彼罪不致死一旦并命豈不
累已正不然將有陰譴自是寢食不安遂見二鬼裸
形披髮篁痕遍體挽衣號曰我罪不過徒隸乃淪冥
塗非得爾徃地下辯証決無相捨理思彥噤不能對
遂感疾二鬼朝夕在傍丞來問疾思彥告之故且曰
不忍一時之憤悔不可言丞笑曰兩人實不死吾憫
其困而脫之給以亡告耳思彥驚曰若是則見形者
爲何人丞曰憂疑太過所致即呼高夫妻拜庭下思



彦豁然疾愈命高復故役焉

淳熙初王良佐者居觀橋下初爲細民負擔販油後家道小康夫婦奉佛施捨無虛日一日焚香見塔影七層黃碧璀璨金書三字曰保叔塔乃捐資修塔塑其夫婦像於第一層或云王少年係獄逢巨盜同牢款密因語王曰我行盜殺人無生理有金銀甚多埋保叔塔下悉以贈君我伏法日幸收骸骨高原廣作佛事則我瞑目矣王出獄果得金銀塔下故假塔影以蓋其事云

包宏齋恢年八十八以樞密登拜郊臺精神老健賈似道問之意必有攝養奇術恢曰有一服九子藥乃不傳之秘方似道欣然叩之恢徐徐曰恢吃了五十年獨睡丸滿座大笑予鄉有老人九十餘矣而啖食不減少年予問以服餌之法荅曰吃食須細嚼細嚥以津液送之然後精味散於脾家華色充肌粗快則祇爲糟粕填塞腸胃耳又一老人爲予言一生臨食祇啖其半常留有餘不盡之心蓋人無壽夭祿盡則亡未見有暴殄之人得皓首也嗟乎人能服獨睡丸五十年而又以服食法自輔庶乎不夭其所生矣京師人魯時紹興十一年在臨安送所親于北關下忘

田海志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攜錢行解衣質於庫見主人如舊熟識者思之而未
得退訪北關稅官朱子文言及之蓋數年前所嘗見
丐者也其人本豪民遭亂家破與妻行乞于市使三
子拾楊梅核椎取其實以賣少子常見一白鼠在聚
核下歸語父父戒曰明日往捕之得而貨於禽戲者
必直數百錢勿失也迨旦母與偕行至故處果見鼠
逐之及湧金門墻下入穴中母立不去遣子歸取鋪
斲地深可二尺望鼠尾猶可見俄得一青石揭去之
下有大甕白金滿中遽奔告其父父至不敢取亟詣
府自列願以半入官而乞廂吏護取府主從其言得

銀五千兩即日買屋以居而用其錢爲子本遂成富
家卽庫中主人也

乾道六年冬呂德卿偕其友王季夷魏子正上官公祿
往臨安觀南郊舍於黃氏客邸王魏俱夢一人著漢
衣冠通名曰班固既相見質問西漢史疑難臨去云
明日暫過家間少款可乎覺而莫能曉各道夢中事
大抵略同適是日案閣五輅四人同出嘉會門外茶
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尾云今晚講說漢書相與笑
曰班孟堅豈知在此也還到省門皆覺微餒就入一
食店視其牌則班家四色包子也且笑且嘆因信一

憇息一飲饌之微亦顯於夢寐萬事豈不前定乎

宋時吏部有一胥好滑稽有董公邁參選失去官誥但存印紙遂投狀給據一日侍郎問其胥曰此事無礙否胥曰朝公大夫董公邁失一官誥印紙在也不礙侍郎覺其謔侮杖一百罷之蓋俗有舞十般癩云一般癩來一般癩渾身爛了肚皮在也不礙如是凡十首語言相類故應聲為戲云

宋時行都節序皆有休假惟七夕百司皆入局不准假有時相古朴問堂吏云七夕不作假有何典故吏應云七夕古今無假時相但唯唯不知其有所侮也蓋

用柳詞七夕二郎神云須知此景古今無價

元時浙省廣濟庫歲以富戶司出納延祐間有富戶侵用官資無以為償府判王其素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命以小舟載之西湖趨逐遊人收其買姦錢納官鮮于伯機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槳誰家女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貪得金錢強歌舞王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夢短去匆匆駕瑣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桑濮歌行露其後王判之子孫有為娼流天之施報何其捷哉

寶祐間馬光祖尹臨安不畏貴戚豪強庭無留訟福王

府訟民不入賃房錢民云房漏光祖判云晴則鷄卵
鴨卵雨則盆滿鉢滿福王若要房錢直待光祖任滿
臨安一士子踰墻盜入室女事覺光祖試踰墻搜處
子詩士人揮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墻乘
興下處子有情搜謝砌方潛度韓香已暗偷有情生
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王顏麗
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喜之判云多情多愛還了平
生花柳債好箇檀郎室女爲妻也合當雄才高作聊
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冰人是馬公遂令女
子歸生爲妻且厚贈之

錢塘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
傳叙宋江等事姦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壞
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

處士田大年者予伯父也侗儻工詩嘗有與友人夜坐
詩云鷄黍論交信有期不期而會暮冬時繡屏入夜
香圍席碧浪搖春酒滿卮星亂銅盆頻剪燭唾霏玉
屑互評詩情深不計更籌盡月過梅梢第幾枝詞致
清婉他作類此

傳記也... 益... 光... 處... 不... 同... 益... 三... 不... 會... 冬... 人... 入... 天... 數... 十... 本... 人... 小... 十... 本...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六卷

錢唐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幽怪傳疑

宋時有吳生者寓宿城西蘭若夜半聞扣扉者啓視之
乃一處子容服雅淡問其從來以比隣答之謂生日
吾旦見子過門也心私悅焉欲諧伉儷有此私奔恐
家人覺之姑暫歸矣生意淫蕩強留入室遂止宿焉
自慶以爲巫山之遇不是過也亥至寅去往復爲常
居數月寺僧視生容止稍疑之因詰生初不肯言詰

問百端乃以實告僧驚嘆曰昨一官員有女才色豔麗選充內庭病卒權殯西廊三年矣曩嘗出蠱行客汝遇得非是乎且吾隣金無處女若是者不亟去禍且及矣生感於愛猶未忍至夜於窻間得一詩云西湖着眼事應非倚檻臨流吊落暉昔日燕鶯曾共語今宵鸞鳳嘆孤飛死生有分愁侵骨聚散無緣淚濕衣寄語吳郎休負我爲君消瘦十分肌墨色慘淡不類人書生始懼翌日遂行

宋時有邵鳳者字君瑞寓居西湖有堂曰此君水竹幽雅常宴息其中一日獨坐見一美女度竹而來鳳意

爲人家宅眷將起避之女遽呼曰君瑞毋避我有詩奉觀乃吟曰娉婷少女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衣虛度五秋霜鳳聽罷亦口占挑之曰意態精神畫亦難不知何事出僊壇此君堂上雲深處應與蕭郎駕綵鸞女曰予心子意彼此相同奈夙數未及當期五年君來守土相會於鳳凰山下君如不爽千萬相尋言訖不見後五年邢隨兄鎮杭乃思前約具舟泛湖默念間忽聞湖浦鳴榔遙見一美人駕小舟舉手招之曰君瑞信人也方舟相叙曰妾西湖水僊也千里不違約君情良厚矣君瑞喜躍

過舟蕩入湖心人舟俱沒後人常見鳳與採蓮女遊
蕩於清風明月之下或歌或笑出沒無時焉

嘉祐中沈邁知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時
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聞
以行策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日明日沈幾之
子過此吾輩又有一番勞苦一日沈幾蚤有子知杭
州耶因悲咽歛嘆衆潛審其言氣非俗流使人蹟之
乃堰下之牛有墮淚者衆乃嘆息曰安知此牛非沈
幾之舊朋乎

蔡京初登第爲錢唐縣尉巡捕至湯村薄晚休舍有道
人狀貌甚偉求見京平日喜接方士亟延與語飲之
酒而去明日宿他所復見之又明日泊近村道人復
至飲酒盡數斗懇曰夜不能歸願托宿可乎京始猶
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京居外已處
其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幸勿言京意其奸盜亡
命將有捕者身爲尉顧匿之然無可奈何展轉至三
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漸衆遂排戶入曰車
四元在此欲就床擒之或曰恐并損床外人帝必怒
吾屬且獲罪京大恐起坐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
寢自如撼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閉了六十年可怪

可怪咨嗟良久聞室內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鷄鳴乃寂呼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矍然興謝曰某乃車四元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世第三次矣公當貴窮人爵吾是以得免如其不然與公皆歿矣念無以為報吾有藥能化鐵為銅銅為銀銀又為金公欲之乎京拒不受強語乾永之術曰他日有急當用之天且剛別去後不復見京唯以其說傳中于脩京歿脩家富廣西以其術致富

紹興間秦檜有施全之變詔以親兵五百衛之每日更番有王立者材武過人嗜酒博不自給因深冬直宿

竊嘆曰負材如此乃饑餓歿耶覘得府側望僊橋香燭舖周氏物貨充溢遂起不良之念次日下番至夜半密俟于周所將踰垣忽見前戶半啓俄而一婦人攜一囊出付之云可速行我繼至也立甚喜即負囊趨出婦人從後呼云當投北行何為他往立不得已轉北疾走此婦速追及細視之曰誤矣郎君可以囊見還摔婦於地解布巾勒其吭背之而行至三聖橋氣絕急縋以石沉之河還家五鼓矣所得皆首飾布服外有銀會五十千分寄所知無復踪蹟自此日漸溫飽軍中隊將愛立柱武優其差役令充赤山衙操

一日醉中過赤山衙忽見軍中舊隣婦當壚忘其久
故與叙間瀾共飲問立會娶否答曰未也婦笑曰兒
郎如許胡爲祇是亡賴我有荔女子配汝可乎立唯
唯婦因出女視之姿態甚媚欣然允之曰俟擇吉納
禮且當告假畢姻也未幾立遣幣完親數日挈歸寨
中忽舍傍垣毀隊將躬往視之過其門時立已出赤
山矣婦因潑水誤污將衣將怒問誰所居左右以立
對將曰立何爲有此卽入視其婦室退謂左右曰王
立衙操回勿令還家徑押來見追暮立醉歸衆皆謂
將治其污衣之罪也將屏衆密呼立謂之曰汝嘗有

負于心乎立曰無所負又叩之曰汝毋自隱吾觀汝
有冤隨之當以實告不然禍將及矣立懼不得已具
說周氏事將曰是矣汝之婦非人乃鬼也精神尚強
但俟時索命耳立驚曰爲之奈何將曰吾與子一符
今日俟其寢粘其頭上則本其面目見矣蓋隊將深
于道術者也立得符歸待婦如常且強與之飲食
久就寢立急以符粘其額忽見神入驅婦尸起立丈
丈許舌出垂地俄而不見立驚仆隊將已如之命人
扶立至點名廳前令人守循之翌日稍甦但癡情謔
語不復如常將曰若等祝之踰月則免難矣亡何軍

人因請糧不及守衛立印躍起向倉前眾人中作婦人拜云某原是鎮洪人在周氏作婢與舖中掌事約欲竄歸被王立害於非命告諸人為證時周氏失婢事已聞官至是不勞察治而立竟伏辜

紹興間斜橋客邸有請紫姑如者命艚為題詩云寒岩雪壓松枝折班班刺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僊子多奇致欲駕僊舟探僊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浪江天月又有士人請僊問得失者賦詞云淒涼小天氣淒涼院宇連孤鴻叫斜月寒燈伴殘照落盡梧桐秋影瘦

詹難就重陽又近也對蕃花依舊此人竟失舉又有降僊於杭洋者或以鬼議之大書一詩云眼前青白誰知我口裏雌黃一任君縱使挾山并跨海也須覆雨更翻雲或以功名為問答曰朝經暮史無間日北展南鞭知幾年踐履未能求實地榮枯何必問青天報其相譏也又董無益嘗記女僊三絕句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墻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寞小窻和雨夢梨花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闌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澹水漣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

知又宋慶之寓永嘉適逢七夕學徒釀飲有僧法辨
者在馬辨善五星每以八然爲說時人號爲辨八然
酒邊一士致僊扣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宋怪
之漫云姑置此但求七夕新詞箕復請韻宋指辨云
以八然爲韻意欲困之也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僊
一闋云鑾輿初駕牛車齋發隱隱鵲橋咿軋左雲帶
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銀燭馥
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又
李和父云向常于貴家觀降僊叩其姓名不答忽作
薛稷體大書一詩云星冠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

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
搥箕者皆悚然驚散知爲淵聖在天之靈也

錢唐戴厚甫精遁甲法其母寢起樓上一夕忽見紅光
貫室開幃視之乃一美女獨立榻前拔金釵以遺母
既而無所見母以語戴答曰適祭遁神遂至此耳遁
母見某必不久於人世矣由是悒悒逾月而卒

福州王生者來臨安省其兄止宿六和塔下次早起行
大雨如注山水湧出見空穴中推出金牌六面拾而
懷之窺見穴中堆積金銀無數急以土石塞穴口誌
其處奔告其兄將欲取之日暮往訪竟無踪跡仍宿

塔下夜夢金甲神人怒而呵之曰荷君封我金穴已
捐金牌六百酬之矣安得復生覬覦其人驚覺而去
紹興間吳山大井往往有落水溺歿者董太尉得之率
衆製大方木以石板蓋合井口僅可下汲桶遂無投
溺之患有人夜行聞井中叫曰你出錢人只怕壞了
活人我幾時捉替得脫生是不可謂無鬼也今吳山
井幹皆以大方石架之則又非董太尉之舊矣

程迥者伊川之裔紹興八年居臨安之前洋街門臨通
衢垂簾蔽戶一日有物如燕飛入倚堂壁家人視之
乃一美婦長可五六寸形質宛然容服妍麗見人殊
不驚懼小聲嚶嚶可辯自言王真娘子也偶至此亦
非禍君君能奉我當有利喜迥家乃就壁爲小龕居
之晨夕香火供奉頗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徃徃求
觀必輸百錢方啓龕至是絡繹家遂小康至暮年飛
去不知所在

紹興八年八月十八日觀潮前期二夕江干民間空中
語曰當歿於橋者數百皆兇淫不孝之人其有名未
果來者當分促之不預此籍者宜斥去又聞應聲者
甚衆民皆駭怪次夜跨浦橋畔人夢有一人來戒者
云來日勿登橋隣橋數家夢皆同次日觀潮橋上人

皆滿得夢者見有親戚在橋急勸使去人以為妖妄不信須臾潮至驚濤壞橋壓溺死數百人既而訪其死者平昔皆不逞輩也

董表儀家住沙河塘欲撤屋掘土術者言太歲方不可興工董不信既而掘深三尺得一肉塊漫漫然人言即太歲也董甚悔惡投諸河後亦無禍

杭人最信五通神亦曰五聖姓氏源委俱無可考但傳其神好矮屋高廣不踰三四尺而五神共處之或配以五婦凡委巷若空園及大樹下多建祀之而西泠橋尤盛或云其神能姦淫婦女輸運財帛力能禍福

見形人間爭相崇奉至不敢啓齒談及神號凜凜卒有搔手觸禁之憂此杭俗之大可笑者也武林聞見錄載宋嘉泰中大理寺斷一大辟處決數日矣獄吏在家昏時有叩門者出視之即向所決囚也驚問曰爾為何得至此囚曰某死已無憾但有一事相免泰和樓五通神皆其等輩近有一他適見虛其位某欲充之因無執憑求一差檄如尋常行移但明言差充某位神得此為據可矣吏不得已許之又曰煩製花帽袍帶之屬出銀一笏曰以此相酬言訖而去吏不敢泄其事乃為書牒一道及製靴帽袍帶候中夜焚

之次日夢有騶從若王者下車鄭重致謝而退經數
月邂逅東庫專知官因言東庫中樓上五通神日夜
喧鬧如爭競狀知庫人不得安息酒客亦不敢登飲
例課甚虧無可奈何吏遂以向日所遇密告之各大
駭異相與增塑一神於內是日即安妥如初觀此則
杭人之信五通自宋已然矣夫瞰其亡而奪之位歸
又力爭真小人之雄者而竟不能禍偽牒之吏則其
靈亦不足畏矣予平生不信邪神而御五通尤嫚虐
見其廟輒毀之凡數十所斧其像而火之溺之或投
之廁中蓋將以此破鄉人之被惑者而聞者皆掩耳
而忝愚民之不可曉如此

景定間清河坊扇店有一道人求補扇店主乃與一新
扇道人感之題詩扇板曰一輪明月四時新一握清
風煞可人明月清風年年有人世炎涼知幾塵題畢
擲扇而板厚數寸墨跡直透於背觀者紛紛賣扇比
常十倍遂致富未幾道士復來以袖拂之字滅不見
五雲山志逢大師一日間坐忽見神降于前曰吾護戒
神也師有小過不敢不告逢曰吾有何過神曰每日
滌鉢水亦施主擔來師每棄之當有疾矣言訖不見
遂患胃疾十三年而沒

張居士者宋朝都吏也與妻馮氏俱好道嘗建輔真道
院於湖墅家住修文坊扇子巷內設輔真道院藥局
濟人一日設齋百分先期散俵子至日賫此赴齋臨
期止收九十九俵子齋訖此心終不滿後因往輔真
道院見所塑鐵拐僊上有一俵子題云特來赴齋見
我不采空腹而歸俵縛于拐

宋時臨安風俗嬉遊湖上者競買泥孩鵲歌花湖船回
家分送隣里名曰湖上土宜象院西一民家一買得
一壘被孩兒歸置屏橋之上玩弄不厭一日午睡忽
聞有歌詩者云繡被長年勞展轉香幃還許暫偃隨

及覺不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時月影朦朧見
一少年漸近帳前女子驚起少年進撫之曰毋恐我
所居去此不遠慕子姿色神魂到此人無知者女亦
愛其丰采遂與合焉因遺女金環女密置箱篋明日
啓篋視環乃土造者女大驚忽見壘被孩兒左臂失
去金環遂碎之其怪乃絕

咸淳壬申七月有稍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臥於
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于沙際一日張
公至奈何一日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日我則
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渙者張

公于橋下獲一鰲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不三四年賈
敗蓋物能知數而莫之逃也

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卽賈似道舊宅也
日晚徙倚門外忽有一女子從東而來綠衣雙鬢年
可約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
度源戲問之曰姐姐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咲而拜
曰兒家與君爲隣君自不識爾源試挑之女子欣然
而應遂留宿焉明日辭去夜則復來如此月餘問其
居止姓名女子終不告但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爲綠
衣人可矣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綠今衣今綠衣黃裳

女子有慙色數夕不至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
郎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
隱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得無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
非有禍於君者但冥數當然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
女子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
少善奕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
閒堂必召兒侍奕備見寵愛是時君爲其家蒼頭職
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
兒見而慕之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
指盒爲贈彼此雖各有意而內外嚴密莫得其便後

爲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歿於斷橋之下
君今已再世爲人而兒猶在鬼錄得非命歟言訖嗚
咽泣下源亦爲之動容久之乃曰審如此則君與我
乃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因曰汝之精
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
三年耳及期臥病不起曰曩固與君言矣面壁而化
源大慟舉衾衾而葬之感其情不復娶投靈隱寺爲
僧

賈似道母兩國夫人嘗就道堂設雲水齋有一道人滿
身疥癩謁齋衆惡不潔勉與齋罷曰此宅有鬼氣宜
書符厭之索黃絹三尺畫一墨圈如大盤寘之壁間
而去衆人笑之欲揭去忽見墨圈中一點通明如玉
有金書正一祖師諱字蓋天師降也似道又嘗齋雲
水千人其數已足有一道士衣裾襤褸至門求齋主
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於門側
齋焉齋罷覆其鉢於案而去衆將鉢力舉之不動啓
於似道自往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
收花結子在綿州始知真僊降臨而不識也其曰綿
州者蓋木綿庵之兆云

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內建醮保安太乙宮唐道錄

西清元集 卷之三十一
素以精虔著名行持章伏壇出神層霄被罡風吹擊
遂排神馭氣得至魔王界內又爲天花墜壓乃竭力
作法直造天門大神又行麾叱乃默叩祖師云自傳
法以來有辭卽達未嘗過差未審何罪若此有天丁
傳祖師張真君法旨引至三省敷陳所奏始得騰送
奏院看詳呈覆祖師云昨奉上帝勅命不許受宋國
章表但其辭意虔切難以抑遏乃命有司引押唐某
恭詣玉階適逢下界公事稠衆中見真君引致一神
人衣粧皆如天帝但簪下辮髮耳有十數人各荷青
册一擔在庭下伺候忽傳帝旨云宋國人民疆土付

汝執掌神人祇拜而退其荷册者皆隨去傍有天丁
謂其言宋國曆數盡矣汝章不達由此也唐還不敢
泄露後至元丙子革命方與人言之

萬松嶺上多中貴之宅惟陳內侍宅最高紹興十五年
盛夏因納涼四鼓未寢行人已絕忽見黃衣卒領三
人自北而南一衣金紫者前行次一紫衫者又一青
衫者俱到劉供奉門外將入衣金紫者難之其卒曰
彼已承當如何不去迫之乃俛首而入後二人曰彥
通早聽吾言當不至是是夜劉家生三犬陳言其事
劉育之稍長呼彥通則奔走而前竟莫知爲何人也

弘治間旬宣街有少年子徐景春者春日遊湖山至斷
橋時日迨暮矣路逢一美人與一小環同行景春悅
之前揖而問曰娘子何故至此答曰妾頃與親戚同
遊玉泉士子雜遝遂失群惘惘索途耳景春日娘子
貴宅何所答曰湖墅官族孔氏二姐也景春遂送之
以往及門強景春入曰家無至親郎君不棄暫寄一
宿何如景春大喜遂入宿馬備極繾綣以雙熨扇墜
爲贈明日隣人張世傑者見景春臥塚問扶之歸其
父訪之乃孔氏女淑芳之墓也告于官發之其崇絕馬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六卷終

